



第十一章

受洗禮的大都市

以二十世紀大部份的歲月來說，中國人只要是讀了些書的，都不免要接受或美國或蘇聯的洗禮，胡適博士很小很早就受美國洗禮了，我則自成都始。

我們學校在一條飛機跑道旁邊，跑道叫鳳凰山機場，原為二戰時的美國空軍基地之一，我們去時美軍已去，於是把房子讓給我們學校當校舍。圖書室裏還剩下許多英文的口袋書以及 True Story 之類的雜誌，同學們之中大約只有李毓霖看得懂。

美軍雖然走了，仍留下兩個美國人，一個上尉一個士官，他們每天在實習氣象台中工作，學校當局也未曾想到讓他們來給我們上英語會話的課程。兩個全是白人，上尉的個子奇矮，船形帽掛在腰帶上，我總覺得他應該把帽子戴上才像樣一點，他頭全禿，只剩下兩隻耳朵上面還有些頭髮，這也罷了，可他偏偏要把兩旁的頭髮用髮油硬梳到頭頂上去，我由他身旁經過，低頭看他油亮的頭頂和幾絡貼著的黃毛，怎麼看怎麼不順眼。

那士官倒還像是電影中的美國人，偶然在廁所中會碰見他。我們的廁所是一個池子，前面有水泥台，大家站在台上小便，兩節課間休息的時間不多，便池台上常常是排成一排的。若是美國士官在

小便，便佔用很多時間，他小便完了，猶在用力摔他那玩藝兒，是有什麼毛病？還是有意想對我們中國人炫耀些什麼呢？其實他的那根也不怎麼樣。

我從來沒有和他們說過話，可是李毓霖不同。李毓霖是江蘇吳縣人，就是如今所稱的蘇州，他是真正的蘇州高中畢業的，那可是當時全國著名的中學。他很自然地 and 美國軍官談天，慢慢地就可以到實習氣象台去串門子了。進入學校後不久，李毓霖突然叫我去氣象台，說是要給我看一樣東西，好在洋人不在，我就跟他進去了。

他帶我到一個很大的斜方桌前，那是後來我們畫了一輩子的天氣圖，他指著桌上舖著的一張天氣圖讓我看。那是我看過的最棒的洋紙，在中國戰區當然是用東亞地圖做天氣圖的背景，上面的海洋、陸地、山脈、河流，甚至中國各省的位置都有標示。學氣象的好處之一是天天看地圖，所以對各國家、省市的相關位置都有清楚的概念。李毓霖指著中國東北部的那一塊問我，那是什麼地方？這不是廢話嗎，「東三省，現在改為東北九省了，這是考我嗎？」我沒好氣地回答他。「你看，他們怎麼寫？」他指著一行英文字問，他明明在諷刺我的英文程度嗎，「我怎麼認識！」

原來，李毓霖真正的目的是告訴我，他們「老美」(他向來是這麼稱呼美國人的)把東北標示為「滿州」，新疆標示為「東土耳其斯

坦」，西藏和外蒙古更不用說，早就畫在中國之外了。

很多年後，我曾經有意把李毓霖和我之間，既矛盾又友好的關係，寫成一篇約三萬字左右類似於回憶，又有小說形式的文字，腹稿都有了，但是立刻就想到，即使寫出來了，到那兒發表呢？開放大陸探親以後，知道李毓霖早在十一年前，即被打成右派瘦死獄中。

時代的巨輪轉動到某一時空的座標交會點時，就會鼓動兩批想法不同的人，展開喋喋不休的爭論。中國古代的大臣們有為了爭皇帝該立何者為太子一事，不但爭，且有以身相殉的。我和李毓霖包括舊市垵在內，前後同學了兩年半，舊市垵排隊時是同一班，成都教室內前後排，那正是我強說愁滋味的年齡，把自己在號鎮碰上的槍殺逃兵、寶雞凍死的乞丐都告訴了他，對這些他都願意且耐心地聽，每次他的結論多半是：「國民黨政府的確十分可恨。」

只是，葵花的事，我一字未提，葵花應該屬於我，我一個人，無法與任何人分享。

李毓霖想教導我一些什麼，可惜我這個來自於鳳翔、寶雞身上沾滿泥土味的青年人，到了成都猶如到了----縱然不能說是美國，最少離美國很近了。他的教導完全聽不進去，因為整個的成都市都為美國瘋狂了。

到成都的第一個假日我即去了城裡，來和去都得步行一個半小時，而我是每逢休假日必去，因為我迷上了美國電影。最熱鬧的春熙路上，兩旁商店賣的是原子筆、原子襪、原子雨衣，偶然有美國大兵走過，必摟著中國姑娘，街上的中國人會伸出大姆指說：「頂好！頂豪！」

美國電影也真的好看，彩色的叫做「新藝綜合體」，電影看多了，自然會得出一些結論。知道他們出出入入都開漂亮的小汽車，美女們尤其愛開敞篷車，美國人無憂無慮，每天不是唱歌便是跳舞，白人、黑人同樣幸福，黑人露著特白的牙齒唱歌，歌聲低沈而動聽。他們有吃不完的奶油蛋糕，上面有厚厚的一層白色奶油，很少看他們吃，大約是吃膩了，他們的蛋糕是用來砸人臉龐或砸我們學校那位上尉的光頭，用以逗趣觀眾的。

每當星期日夜晚，我們從城裏回來看了美國電影的同學，必會在寢室興奮地討論，或贊揚片中的故事或男女主角，幾乎每一次到最後，一間寢室怕有三十人左右吧，都被李毓霖喝止，說是打擾了別人睡眠，大家都會自動停止，有話也只能留到白天再說。大家並非怕他，說老實話，我們心裏都明白，這個人得罪不得。但我還是把他得罪了，且連續一個月，我們彼此沒有說過一句話。緣由是我買了一雙美國大兵皮鞋，當然是二手貨，是學校一位學長推銷，說

是我的腳夠大，特別賣給我的。美國鞋，儘管是二手貨，絕對是真正的美國牛皮做的，穿在腳上自然虎虎生風，免不了會有點洋洋得意吧，李毓霖問我花了多少錢，我如實回答他，他只冷冷地回了一句：

「連美國的屁也是香的！」

這事能善了嗎？顧不得其他，我一拳揮了過去，沒有打中他，被同學們拉開，此後我們彼此沒有再說過一句話。直到下一次又考「動力氣象學」的時候，他就坐在我的前一排，敲敲他的背：「第四題」，很快，他便伸左手遞過來，再敲敲，「第七題」……這些答案我抄了之後，很快由旁邊同學抄，再向前傳，很可能最後流向了第一排，這樣的同學怎麼能不講話。

李毓霖推介給我的第一本書是「大眾哲學」，署名「艾思奇」的作者著，文字淺顯易懂，談些由量變到質之類的内容，那時的我渴望知道一些「哲學」，是屬於生命之類那種抽象的，「大眾哲學」中沒有，不過我也未察覺出大眾哲學的論點，和看美國電影，穿美國大兵皮鞋之間，有什麼矛盾。他推介我的第二本書很薄，叫做「新經濟理論大綱」或類似的題目，我也從第一頁看到最後一頁，那本書犯了一般談經濟學的通病，喜歡用一個或更多的術語，解釋另一個難懂的專用名詞，還他書時直接告訴他，我看不懂，到今天仍然

不喜歡看談經濟學的書，或評論等短文，依舊是因為看不懂。

他也推介我看了一部蘇聯影片叫「寶石花」，彩色的，故事內容忘了，結尾也差不多是大團圓式的男女主角相聚一起。他等我回來，迫不及待地找一處草地坐下，問我的觀後感，其實是他急著要說出他自己的觀後感。他難得熱情地說：

「你看，人家蘇聯拍的電影多棒，彩色好，故事好，女主角漂亮，美國片跟人家一比，算個什麼。」

那部「寶石花」電影真地不怎麼樣，大約是一個由俄羅斯民間故事改編的，結尾是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，寶石花開了，男女主角終於能夠再相擁抱。彩色較之於「出水芙蓉」遜多，而且劇情沉悶，那像美國片那樣歌舞飛揚。他顯然希望我同意他的看法，但我立刻找到了他的弱點，對他展開詰問，我說：

「你不是說蘇聯方面信仰唯物論的嗎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「那為什麼片子結尾時，因為女主角的一片癡情，竟然使寶石開花了，豈不太唯神一點了嗎？」

「不是唯神、唯物的二份法，有了信仰且認真實行了，寶石就會有開花的一天。」

「李毓霖，我覺得寶石花真地不如美國片好看，你的話已經艱

深到跟新經濟理論一樣，我聽不懂。我只覺得美國片熱鬧，更輕鬆……」

「那是因為你中毒太深，我發現你和那些傢伙一樣，盲目地喜愛美國。我告訴你，美國文化是有毒的，你知道嗎？你們現在簡直把美國文化當做一種宗教般地信仰，膜拜，你們的民族自尊心到那兒去了？我看你，你不過也只是有點小資式的同情心，根本不懂得把同情心化為思想力量。」

他的話越聽越難懂，我站起身回了他一句：「我說不過你，總之，我信的是美國教，你信的是蘇聯教，這可以了吧？」

畢業之後，我們大家都立刻知道，有一位姓張的同學，才是真正的潛伏在我們中的共產黨，張姓同學沒有到被派往的機場報到，便直接消失了。他如今在南京的幹休所養老，而李毓霖只能說是那方面的書看多了，私心仰慕而已，而李毓霖卻墓木已拱！

其實，那時的成都也不像我前述的那麼「美國化」，我們學校每天買菜和在銅梁一樣，得去「趕場」，即每天到不同的鄰近鄉鎮買菜。我便是於擔任「採買」的時候，第一次看到野台表演的川劇，且領會出川劇的特色是他們的「和音」，文武場充當「和音天使」，明顯地加強了戲劇的張力和氣氛。

成都第二條熱鬧的街道叫「祠堂街」，好像杜甫的故居在那兒，

大部份的書店也在祠堂街。我在成都的「正中書局」買過一本「唐詩宋詞選」，是葉楚傖(1886-1946)編註的。三十多年後，我在台北正中書局編審部找到退役後的第一份工作，沒想到那本書仍放在架上賣，只未察是第幾版了，那本書也歷經滄桑了吧？

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一日，我們算是正式畢業了，我也算是結束了這一生的學校教育。人家說，一個人的一生中要接受三種不同的教育，即家庭教育、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，顯然我的學校教育不足，對我們學校來說，我不是一名好學生，對李毓霖的勸解教導來說，我更是愚鈍不堪。匆匆告別了成都，其實成都的趣事、雜事、韻事都多，但我急著要去北平。我分發到北平，北平是我離別了十三年的故鄉，那兒還有我的祖父、伯父、叔父。李毓霖被派到重慶白市驛機場，約為三十七年年底，他就棄職回到蘇州老家等待解放軍渡江了。

告別了，成都，告別了，李毓霖。從此我再未回成都去過，聽說成都如今更為繁榮熱鬧了，想必可樂、麥當勞漢堡相繼出現，比我在成都的時代，更為美國化。

李毓霖呢？未知他留下子女否？

.....閱讀第十二章.....